

铜陵记忆——有色小铁路

□俞俊年

我是1952年来到铜陵的，在扫把沟的码头下了船，坐上了一列小火车到达铜官山铜矿，在现在的康复路那里下的车。小火车是我来到铜陵乘坐的第一辆交通工具，它给我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铜官山铜矿小铁路全长8.6公里，是一条轨距为1047毫米的窄轨铁路，始修建于1940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掠夺我地下宝贵资源的有力罪证。

小铁路最初的走向：由天鹅抱蛋山的脚下，横穿现在的康复路、至现在的黑天鹅大厦处，沿着现在的长江路一路向西，在现在的新民污水处理厂那里拐了个弯往南，到扫把沟的江边。

1956年10月12日建立铜官山市后，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我还没有一条象模象样的公路，市政府决定将小铁路改道，用小铁路的路基来修筑一条横贯市区东西方向的道路。1958年下半年，小铁路被拆除，改成后来的铜陵有色铁路线；由天鹅抱蛋山的脚下，横穿现在的康复路，不再走现在的长江路了，而是经长江东村、长江新

与北瓜子的童年

□鲁叶青

南瓜子是一味中药材，有很多别名，如南瓜仁、北瓜子、金瓜子、窝瓜子等。在我们老家，则称之为北瓜子。

老人家眼里的北瓜子是用来待客的。农闲时节，来客，一盘炒熟的北瓜子可以应急。客人在堂屋喝茶，聊天，主妇在厨房淘米，择菜，一边听得堂屋里的说笑声、嗑白瓜子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长长的序幕，主妇在幕后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桌饭菜便有了眉目——此情此景来自童年印象。

我的童年与北瓜子密不可分。

秋天，地里的北瓜相约成熟，母亲从刨开的北瓜里掏出瓜子，洗净，放在团箕里晾晒，远远看去，白花一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发现这白花一片的秘密的——生北瓜子原来会“唱歌”！喏，放一粒晒干的北瓜子到门牙，轻轻一磕，它便“嘎”的一声“唱”起来。生北瓜子除了会“唱歌”，并无香味，可是我还是被它迷惑了——清贫的童年时代，这种迷惑像一首独创的曲子，有多轻柔，就有多重要。因此，每当太阳落山，母亲将收北瓜子的任务交给我时，我都欢欣鼓舞，每一粒北瓜子都是一首歌呀！

可是有一天，母亲说吃生北瓜子会长出像延庆那样的齁牙，我立马惶恐了！

延庆是我的邻居，常常来我的家中玩耍。我胆战心惊，害怕一夜醒来我的牙齿已发生沧桑巨变……

邻居延庆是个快乐的青年，他总是边走路一边哼唱。每当他哼着小调走到我家门口，高声喊：“树榧，你好呀！”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树榧”是延庆强加给我的“小名”，是专门供他打趣的：“你哥哥姐姐的名字中间都有个‘树’字：树荣，树英，树莲，树枝……依我说，你干脆就叫树榧吧。”我气得张口结舌，欲还击他，他却迎着大步走开了。

我对“树榧”的厌恶渐渐盖过了对生北瓜子的恐惧，因为，过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的牙齿并无异样。于是我终于知道，所谓吃生北瓜子长齁牙，不过是母亲为防止我糟蹋北瓜子而编造的一个谎言罢了。可是，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对生北瓜子已失去了兴趣。

我日复一日地厌烦延庆喊我的“小名”，直到有一天，延庆去了福建，再也没有人拿我的名字来恶作剧了。

延庆去福建打工之后，村里很多年轻人外出了。后来，我也离开了家乡，直到工作、结婚，每当我回到老家，听闻村里的一些人事变化时，几乎没有听过延庆的消息。慢慢的那个爱唱爱笑，爱对我恶作剧的延庆，像一种不常用的符号，被我淡忘了。

再见延庆是上个月。那天傍晚，我在老家的房前对着花花草草异想天开时，延庆背着渔具从我家院子走到厨房，就地倒了一堆活蹦乱跳的鱼，那是他刚从河里钓来的。我循着声音回头时，延庆发现了我们。微醉的，脸上布满皱纹的延庆用略带诧异的口吻向我喊道：“喂，树榧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曾经让我厌恶至极的“小名”竟在我的心里激起一股暖流，于是我愉快地冲着这个二、三十年不见，快乐依旧的老邻居重重地点了点头：“嗯，我回来了！”

延庆迈着大步，一路哼唱着走出院门。初夏，院墙外，北瓜藤哼哼唧唧地攀爬着，圆北瓜，扁北瓜，正柳着劲生长：“喏，来点北瓜子，刚炒的，香着呢！”晚风经过童年，吹过田野，村庄，儿时的印记，鲜活，如昨。

村、朝阳市场，在现在的铜官大道那里向南拐弯，经余家村延伸到了横港地区。这样便将处于市区中心的一段路基给腾了出来，将小铁路的路基扒平，修建成了现在的长江路。

小铁路上共有一大、三小4个烧煤的车头，跑起来轰隆隆轰隆隆的，“脚下雷声响，头上浓烟冒”。大的叫胜利号，车头上还有“9620”字样，小的分别叫建设号、生产号，上面分别有“1501”、“1502”字样。

小铁路有两大功能。一是将铜官山铜矿生产出来的铜精砂、铁精砂、硫精砂、水泥等装运到“山下地区”的冶炼厂、化肥厂、磷铵厂进行再加工，将轮船运来的各种生产、生活物资运往“山上地区”的市区；二是作为公交车使用。那时候，“山上”与“山下”地区没有开通公交车，小铁路便承担着职工和群众的交通功能，每天开行两趟客运专列，；交通车一共挂6节（4客2货）车箱，货运车箱主要是供那些少量的瓜果蔬菜，煤炭杂货等的运输；早上6时30分从现在的康复路站台开出，中途停靠，联盟路（即现在的义安路）站、余家村等站到

横港。晚上5点半从横港站开出，分别在上述的几个小站停靠，康复路站是终点站，单趟行驶约半个小时；

铜陵市先有铁路公交车，后有公路交通车的，铁路交通车是从市内穿行而过，公交车是经郊区（即铜港人民公社）通往横港地区，老百姓们便编了一个顺口溜：“铜陵山城真奇怪，“山上”、“山下”分两块，火车在城里来回跑，汽车无奈跑城外”。

小铁路虽然是为矿山服务的，但也是为全市所有行业和百姓服务，我市各行各业的物资、百姓生活吃、穿、戴的所有物品都是靠这条小铁路运进来的，所以说它又是铜陵市的一条物资运输线。在这条小铁路上先后建有几个专用的站台，最早的专用站台是铜官山铜矿的木料站台、煤炭站台和矿用物资站台，位置在杨柳湖，就是后来的工人体育场；市民所用的煤炭站台先后设立了两处，一处现在的黑天鹅大厦那里，因为那里最早就是市石油煤炭公司的所在地，专门经营煤炭、煤球的场所，所以煤炭的站台就设立在这里；再后来石油煤炭公司搬了家，便在这里建起了



收获的季节

李昊天 摄

双抢

□陈之昌

儿时记忆中的三伏天，酷暑难当。那时农村种双季稻，家家都“双抢”，抢收抢种，季节不饶人，必须在立秋左右栽下双晚稻秧苗。

当时我们家人口多，孩子小，在铜陵港口码头工作的父亲会坐长途车准时回家“双抢”。在闷热的天气里，全家人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挥汗如雨在稻田割早稻，中午天气热，十点多钟就会回家。在村口老槐树下，“奶油冰棒，五分一根；绿豆冰棒，三分。”卖冰棒场长长声音传来，从家里跑到村口迎接父母的弟弟妹妹用期盼眼睛望着，这时，母亲从衣袋里掏出零钱给我们每人买一支绿豆冰棒。卖冰棒的老奶奶打开箱盖，不紧不慢地翻开一层层小棉被，一股冰爽顿时袭来，迫不及待含在嘴中的冰棒，更觉得是人间的

极品。

而后几天里，父母领着我们把稻子用火桶脱粒，再挑到稻床上晒干，接着把秧田犁好。插秧比割稻要轻松一点。父母清晨冒着露水到育稻田里拔秧，将秧苗挑到早稻田里，就开始插秧。我也加入插秧的队伍中，但每插一趟到头，就觉得全身酸痛，像散了架一样，父母对我说，小孩子没有腰。我苦中作乐和父母做个鬼脸。晚上到家，因双抢忙完了，身体透支大，母亲会买上一条鱼，称上一斤肉，有时还会到村里瓜田买一个十几斤重大西瓜犒劳全家。那种苦中作乐，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丝暖意从心中滑过。如今，农村实现机械化耕种，收回家的稻谷当天就用机械烘干，而且村民只种一季稻，农村很少有双抢了。双抢的苦

旧病杂忆

□王征社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自己年幼时，偶尔也生病，只不过那时没有记忆，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念叨一个医生的名字，此人数十年前在故乡一带名气颇大，可谓传说中的“名医”。我还听母亲讲到自己少时如何拒绝吃苦药，被强行撬开嘴灌药等趣事。

人生最难忘的多是第一次。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针吃药的情景，有一年端午节前后，气温早晚凉、中午热。某天早上，我被家长派去放牛，乘着牛吃草的机会，一个人跑到池塘里游泳，也许是农村池塘的水太脏，也许是季节不对，上岸后连着打冷颤，不久，我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当时的感觉是天旋地转，身体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跑到大队卫生室看医生，那时的村医俗称“赤脚医生”，他们似乎很有经验，问了几句，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金鸡纳霜），很快痊愈。

参军以后，可能是不适应海岛气候，我于1985年11月初生了一场病，不发烧、不头痛，就是海风一吹咳嗽不断，加上新兵连训练苦、伙食差，我的感觉是痛苦莫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又瘦又黑。老实说，那时年轻，不在乎，我采取的办法是听之任之，不打针、不吃药，过了一段时间，咳嗽不治而愈。以后我又陆续生了几场病，自我总结：每次生病都是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当兵的年代，团一级部队都配备卫生队，那时全军各部队严格按照“勒紧腰带过日子”，我们现役军人虽然看病免费，但很少能开到“高档药”。有一次，我因咳嗽不止，跑到部队卫生队看病，医生格外“关照”专门给我开了几盒高档药，无非是抗生素之类的西药，但回去服用后“立竿见影”，药到病除。还要一次，我咳嗽打针，女护士大概是个新手，没做皮试，就开始挂点滴，害得我一时心慌气短，

这个黑天鹅大厦。现在大家明白了吧，这个白色的高楼大厦为什么取名：“黑天鹅”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站台，就设在现在的康复路那里；后来铜陵的粮库搬到了现在的长江二路红星小商品城那里所以站台也搬了过来，那时可没有专用的卸车设备，卸下粮包全由工人们肩扛。

1971年的3月24日，随着芜铜铁路的建成开通，我市对这条小铁路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由“窄轨”换成了全国统一的标准铁轨，轨距为1435毫米。它的功能和作用也随之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由于铜官山铜矿的矿山资源经过了几十年的大规模开采，地下埋藏的矿藏资源已接近枯竭，这条小铁路的运输量便大大的减少；经市政府与有色金属公司研究决定，于2010年的9月10日对小铁路进行了拆除，让位于长江二路的建设。

这条小铁路为铜陵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这条小铁路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铜陵人民都深深地记住这条与自己同生活、共前进了几十年的铜陵有色小铁路！

铜陵有色颂(外二首)

□陆震日

铜陵有色聚精英，扬子江边建帐营。探采三千年古址，中标十万里工程。称雄更是尖兵搏，致卓多因技术赢。百舸争流掀瀚海，金光闪耀五洲惊。

参观铜陵有色展示馆有感

同迎盛纪开金凿，熔冶铜花别样红。

莘路推车创伟业，箩筐背矿胜愚公。诗仙历迹融新画，巨子司歌育俊雄。问鼎强林呈异彩，初心筑梦步匆匆。

铜陵有色矿工创业歌

火海挥轩凿不休，箩筐背矿竞风流。献身有色留功业，铸就铜冠傲五洲。

铜陵有色展示馆观感

□伍成义

古铜都

铜官矿史越三千，夏鼎商彝记变迁。盛誉铜都名不愧，滴仙松下咏诗篇。

担当者

铜陵有色则风光，跃进全球五百强。立市承梁为已任，铸新熔旧勇担纲。

拓荒者

拓荒凿井劈山崖，大地深层愿作家。谁论时空分昼夜，矿灯闪烁胜朝霞。

筑梦行

创新革固重科研，器重人文育贵贤。踵事增华开赛道，同酬筑梦敢为先。

想你的时候即是重逢

□熊荟蓉

空中梧叶飞，夜半簟生凉。立秋了，我突然想起，春天时曾答应过，要与你去看荷花的。细雨蒙蒙中，漫步双莲桥，看荷花凌波微步，任清香沾满衣袖。这是我向往的诗意和美好。只因一场病，心愿随了风。

当然，如果没有这场病，荷花之约，也注定是要辜负的。正如席慕容所说：“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可是，我一直都在这样做，错过那花满枝丫的昨日，又要，错过今朝。”

曾经对你说，愿做一朵云，风吹不散。这些年，其实早已明白，人与人之间，没有风吹不散的缘分，只有或长或短的陪伴。再深的情意，都敌不过岁月的离散。疏淡与清远本是生活的常态，不需要任何借口。

暑期追着《克拉恋人》看，只为饰演雷奕明的罗晋，一颦一笑，简直就是翻版的你。所以，雷奕明说的好多话，我也过耳不忘。

“从今后，只要你快乐就好，我可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心事，全部都放在一边，陪着你一起快乐。如果你受到伤害，不管有多远，我都会跑到你身边来陪你，我们之间，是朋友。”

喜欢“朋友”这个词，宽广而深远。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虽然联系几近于无，连节日问候都省略了。但每当我遇到生命的难关时，你总是奇迹般地降临到我身旁。

昨夜又梦到了你。在郊外的旷野，山寒水瘦，茅草打着苍茫的手语。你在一面石壁上刻字：愿岁月静好人长久！你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奇怪的是，在梦里，我也知道是梦。千头万绪的纠结，如此真实。我说，我不相信长久。

你送我的玉镯，每年夏天，我总会戴上两月。戴着玉镯，总会想起“情至玉和”之语。为此，我写过一篇《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时光中的人，渐行渐远，唯有馈赠之物，还温润着一肌一肤，留下绵绵的念想。

海滨的落叶，还那样猖獗吗？你过早爬满脸颊的皱纹，是拜这样寒湿的空气所赐吗？初秋细雨带来凉意时，我想起你。想起浪花噬咬我们的脚踝，想起你送我的贝壳手链，想起离别的大巴开动时你慌乱中留下的手印……

吃酸菜鱼的时候，我想起你。想起你说过，这是你的拿手菜。你说，你还会做米酒、大饼、粽子。你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住木屋，穿布鞋，吃糠咽菜……可是，如此简单，却是无法抵达的奢华。

光阴的路上，相逢，不是太早，就是太迟。一不留神，又失散了。人为的相聚，倒不如怀念。不得已的，都已了。舍不得的，都舍了。好在，我还可以把自己的心，种在纸上。好在，我还能在笙歌酒盏间，在午夜梦回时，想起你。

想你的时候，即是重逢。

鸚石周与凤凰周小考

□周大钧

周潭镇位于长江北岸铜陵市郊区西部，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南部，两地相距70多公里，都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而周姓人家恰恰在两地都是名门旺族。笔者近期反复阅读新修《枞阳县志》和《鸚石周氏宗谱》，仔细推敲明清初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亲笔《鸚石周氏续修序》和清雍正年间宰相张廷玉亲笔小篆《周氏宗谱序》，从而加深了对周潭镇鸚石周和义安区凤凰周手足情的认识。

南宋末年，政治腐败，风气奢靡，小朝廷风雨飘摇。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门户苏常一带，频传元军大举南犯，兵荒马乱，百姓惊恐。宜兴柯山周氏四兄弟周孔嘉、周孔庄、周孔吉、周孔敏决定迁居避难，虔诚地到祠堂祭拜祖宗，各自立誓，祈求护佑。祭毕，长兄孔嘉刚出祠堂大门，见一白鹤腾飞，说：逢鹤始居。二弟孔庄说：感念先祖居岐山（今陕西岐山），有凤鸣于岐，名曰凤凰堆，遇凤则居。三弟孔吉说：我舍不得家里的平田水塘，见到有平田可种即居。小弟孔敬仰望天空电闪雷鸣，如龙王呼风唤雨，说：见龙必居。于是，他们安顿好家小，日夜兼程，寻访理想之地。一日，他们听说桐城地广人稀，民风淳朴，便从采石矶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长江北岸桐城县境东乡，走到碧波荡漾的杨都湖畔，遥望后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近旁有一高山如鹤，询问乡民，答曰“鸚石山”，弟弟们恭喜道：大哥找到福地了，可以接嫂夫人和侄儿来安家了。第二年，孔嘉长子文一公，名讳仕龙，南宋末年进士，学识渊博，武艺高强；但他百事孝为先，遵从父亲遗训，正式迁居此地，披荆斩棘，以农耕为本，而且远离仕途，热心设馆授徒，培养乡民子弟，成为德艺双馨的乡贤。这位仕字辈先贤，就是我们鸚石周的一世祖，仙逝后葬于周家潭松园乾山。

内因是决定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中医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以为，一个人生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身体不够强壮。近些年，我不断增加运动量，早上练太极，饭后千步走，夏季常游泳，春秋满山跑。长期的锻炼得到了回报，甚至连咳嗽这些困扰多年的“老毛病”也不治痊愈。

长、爱护弟妹、敦睦邻里、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在匆匆办结安家迁居事宜之后，火速带领弟弟们从江北来到江南铜陵县太平钱家湾，寻访到父亲故交后人，相见甚欢。叙谈中，得知离县城60里，有山名凤凰，四兄弟喜出望外，不顾旅途劳顿，婉谢主人挽留，第二天就赶到凤凰山，但见青山如黛，花木扶疏，人烟稀少，正是勤劳致富的好地方。于是兄长发话，敦促二弟孔庄放心留下来处理安家事务，自己则继续晓行夜宿，忍饥耐饿，先为小孔敬在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龙门觅得安家之地，后又为三弟孔吉在青阳平田寻访到迁居之所。不幸的是，孔嘉公积劳成疾，隐瞒病情，在平田去世，就近葬于桐岭山。二弟孔庄闻讯，悲痛欲绝，牢记兄长一辈子帮扶之恩，立足凤凰山，栉风沐雨，创家立业，这就是凤凰周的根源。从此，孔庄、仕龙叔侄情同父子，后人也经常走动。鸚石周始祖文一公仕龙，娶妻邹氏，生养恭先、恭明两个儿子，子嗣有为，家业有成。二世祖庆二公恭明，文武双全，娶妻陈氏，生养四个儿子，人丁兴旺，子孙发达。元皇庆二年（1313年），恭明公夫妇寿终正寝，合葬铜陵县凤凰山浚珠崖侧风水宝地。其嫡系后裔周大璋，清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宰相张廷玉童年师从大璋读书三年，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张廷玉为相后，亲笔小篆为《鸚石周氏宗谱》作序，并为周氏宗祠题写匾额“理学名家”，称颂恩师；题赠木刻祠堂楹联：“凤山朝九子；鸚石衍三公”，赞美江南凤凰周氏和江北鸚石周氏家园有九华山佛光照耀，子孙后代向三公山桐（城）庐（江）无（为）交界处繁衍绵延。乾隆《铜陵县志·列传》记载：“其祖恭明葬于凤山之浚珠崖侧。大璋尝率其侄进士芬叔、孝廉芬斗、卜政诸人祀其墓，兼爱其山水之胜，恒寄迹于斯，与铜之人士以诗文相往还，其余韵至今未泯云。”鸚石周与凤凰周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